

一种关注

# 作为情感仪式的新年档： 呼唤从生活真相中生长出来的笑点与泪点

桂琳

随着春节档逐渐成为每年的最强档期，和它时间相近的新年档在电影市场上的定位变得有些尴尬。实际上，相对于春节档作为多类型争艳的较长档期来说，新年档实际上是一个更强调情感仪式的短档期。辛劳了一年的人们，在新年档观影中既渴望一种情感宣泄来为即将过去的一年进行总结，同时也盼望电影能够为未来的一年带来信心和希望。这就需要这个档期的影片能够调动起观众的情感投入，让观众从日常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宣泄之余发现自我内心的憧憬和希望。

比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海外电影《真爱至上》，其中的十个故事触及了各种情感关系，有悲伤，有甜蜜，更多的是希望，使得这部电影变成一种情感仪式，成为很多人每年新年必看的经典。一些国产新年档影片如《芳华》《前任3：再见前任》等也因为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带来了票房的成功。与此相反，《地球最后的夜晚》这部新年档影片则因为没有兑现宣传中所说的一吻跨年的浪漫承诺造成断崖式的口碑滑坡。

可见，与观众构成情感共鸣，帮助观众完成一种情感仪式，应该是新年档电影创作的一种自觉意识。

2020年12月31日同时上映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和《温暖的抱抱》，从影片内容上都满足这个档期作为情感仪式的要求。但从最后的观影效果来看，《送你一朵小红花》做到了让观众发自内心的笑与哭。而《温暖的抱抱》既不好笑，也无法让人因为感动而哭泣。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 由于情节设计上的失误，《温暖的抱抱》中两位主人公的形象既不可爱更不可信

▲ 《送你一朵小红花》的成功，在于观众会为那些从生活真相中生长出来的细节会心一笑，也会感同身受地落泪

## 《送你一朵小红花》：有力的生活细节牵起观众和影片的情感纽带

2015年韩延导演的《滚蛋吧！肿瘤君》就是一部令人惊艳的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可以说更上一层楼。两部影片都是抗癌题材，但导演却巧妙地借鉴了两种不同经典类型。这使它们虽然是同一主题，但因为不同类型所带来的具体背景、角色、事件和价值的差别而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气质。

《滚蛋吧！肿瘤君》基本是借鉴小妞电影的故事与人物塑造方式。这一类型主要以大城市单身职业女性为主角，以她们的事业与爱情追求作为主要内容。这个类型中的女性主角通常都充满个性又自我感觉良好，有时因为这样的个性主人公会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熊顿的形象可以说完全符合这样的形象塑造。而《送你一朵小红花》则是借鉴了青春片的类型惯例，塑造了一个普通少年韦一航，并将他的成长作为情节主线。他与父母、朋友等的关系呈现，他从自怨自艾、胆小怯懦到最后学会了关爱他人和承受命运等都是青春片的典型表达。

但癌症这个巨大威胁性力量的存在，又让两位主人公的塑造超越了小妞电影和青春片惯常的主人公形象，这种空前的困境让他们形象有可能迸发出更大的情感能量。在《滚蛋吧！肿瘤君》中，女主人公熊顿属于一种性格特征鲜明的喜剧人物形象，她一直充满能量和活力，电影大量使用漫画、电影、游戏等虚拟场景来象征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想象力和浪漫气质。这样的人形象塑造可以忽略掉很多生活的真实细节而不影响影片的浪漫特质，从人物塑造来说对电影创作者的挑战相对较小一些。而《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韦一航的塑造其实是对创作者更大的挑战。

首先，作为一个普通城市少年，韦一航的塑造需要更多生活的细节来增强其可信度。这一点也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做得十分出色的地方。

## 《温暖的抱抱》：胡编滥造的情节与不可信的人物

《温暖的抱抱》从类型上属于很典型的爱情喜剧，其中的重点表达应该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情交锋，而且因为男主角主人公强迫症患者的洁癖与女主人公大大咧咧和邋遢之间的对立，两人的爱情发展过程其实会产生很多温馨的笑点和泪点。所以，两位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是这部电影得以成功的中中之重。但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情节设计上的失误，导致两位主人公形象既不可爱更不可信。

首先，这部电影的主要情节显得老套而陈旧。还是麦基说过，一个诚实的故事只能在一个地点和时间上过得其所。如果创作者的知识不足以支撑起故事背景，故事就越发充满陈词滥调。这部影片的两个主情节：女主人公被渣男利用抛弃以及男主角的童年创伤，已经被很多故事讲述过。因为缺乏对生活真相的观察和揭示，许多情节只是在这部电影中也没有能够讲出新意。其次，电影中的很多情节设计更是抛开生活逻辑的胡编滥造。比如男主角父母的洁癖让他们从来不抱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是谁抚养长大的呢？父母给一个只有六岁，识字可能都没有几个的小孩写一封复杂的信作为礼物又是怎样的“脑洞大开”？女主人公靠吃速效救心丸给渣男写歌更是让人匪夷所思。

实际上，这种情节设计的陈词滥调和胡编滥造是很多开心麻花喜剧电影的问题。有一些作品因为比较优秀的喜剧演员表演和有想象力的笑料和段子，比如《夏洛特烦恼》《西虹市首富》等，情节设计方面的问题还能够被忽略或遮掩过去。因为观众对喜剧中的情节设计不合理本来就

方。以韦一航与父母的关系处理来看，韦一航偷看马小远的微博直播被妈妈误认为是在看小黄的母子误会；爸爸妈妈偷看儿子第一次约会回家的做贼心虚；爸爸因为儿子偷当试药志愿者而平生第一次打他；还有父母为儿子录制的那段视频记录自己失去儿子之后的生活等。这些父母与独生子女之间的欢乐与辛酸表现出的父母对孩子强烈的责任感和超量的爱，正是中国式独生子女家庭亲子关系真实状态的写照。好莱坞编剧大师麦基认为，观众对影片产生情感投入并不是因为同情，而是移情。移情是自我中心的，也是非常个人化的。通过移情，即通过我们自己与虚构人物之间的同理感受，考验并延伸自己的人性。这些有力生活细节让观众信服，也让他们很容易与主人公和他的家庭之间建立起认同关系，牵起一根情感纽带，所以观众会为这些从生活真相中生长出来的细节会心一笑，也会感同身受地落泪。

其次，韦一航的形象塑造比起熊顿也需要更丰富的层次，因为这个形象的关键在于他的改变与成长。一个普通城市少年在与癌症的共处中到底会变成怎样？电影将他的癌症复发和马小远的癌症复发作为两次重要的情节设计关键点，它们为韦一航的成长提供压力也带来助力。在第一次韦一航复发之后，他从差点彻底放弃希望到开始摆脱自己被动消极的生活态度，鼓起勇气向马小远表白自己的爱情。这构成了他成长的第一步。而在马小远复发之后，他勇敢地陪伴和鼓励马小远走完人生最后的时光，也让自己最终获得真正的成长。韦一航为那个失去女儿的爸爸点那份红烧牛肉饭的细节设计是电影中的点睛一笔。此时的韦一航，不再一味沉浸在自己的悲剧命运中，也开始学会去体会和关爱他人的伤痛。而观众也在观影过程中通过对主人公的移情去体验这些放弃、抗争、痛苦和蜕变，在与影片达成情感共鸣时完成自己的情感宣泄与净化。

相对宽容。但如《羞羞的铁拳》《李茶的姑妈》到刚上映的这部《温暖的抱抱》，一是演员表演本身就缺乏特别魅力，二是笑料和段子也非常缺乏想象力和新意，情节设计问题就会被极大地凸显出来。

以《温暖的抱抱》来说，两位主演并没有太强的喜剧天赋，表演比较生硬，两人之间更是没有能够如沈腾和马丽在《夏洛特烦恼》中产生的那种喜剧化学反应。另外，电影中也没有富有想象力的笑料，有些笑料甚至还反复使用，比如展现男主角强迫症的梳头发、扶正车把等，连笑料也变成让人厌倦的陈词滥调。在笑料和表演都缺乏的情况下，电影就只剩下大量缺少生活基础、任意想象和夸张的虚假剧情一路向前，不仅对人物塑造没有任何助力，还导致人物的可信度大大下降，观众更不可能为这些不可信的人物产生移情。所以最后的观影体验只能是既不好笑也无法让人感动。对开心麻花喜剧电影来说，如果还不着力于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上下功夫，只靠各种笑料和段子的堆积来制作电影，其喜剧之路只会越走越窄。

新年档这两部电影所带来的不同观影效果也说明，无论是想让观众欢笑还是哭泣，电影创作者都应该更多地去观察和研究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只有那些从生活真相中生长出来的笑点和泪点，才能真正打动观众，带给他们渴望的情感共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 “第三只眼”看文学

# 作家笔下的“城市传”

## ——评孔见的《海南岛传》

潘凯雄

在我的印象中，一般说来为城市代言者多为传主城中的各界名流，而为城市立传者则大多是学者的活儿。但近几年始，由作家为城市立传者渐多。仅依我目力所见：先是有英国著名传记作家和小说家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在2016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中文版；2019年著名作家叶兆言创作出版了《南京传》，2020年先后又有孔见的《海南岛传》和邱华栋的《北京传》面世；而据我所知，还有若干城市也已将这样的选题纳入了“十四五”规划的重点。

那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为什么我们的城市都这样一古脑地想到请作家为之立传？难道是学者们做得不够好吗？

答案显然不该如此武断。只是本人对这个专题著述的阅读有限，自然也就给不出一个有翔实说服力的答案，更何况在某种意义上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面对同题作文，学者与作家的答案一定不完全一样，仅从我阅读过的几部城市传记而言，出自学者之手的明显偏“史”，城市在他们心目中更多的就是一个客观的物质存在，为之立传就是要尽可能客观真实地还原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发展演变历程。而出自作家之手者虽不会虚构历史，但主观的选择性似乎更强，更重其“文”是他们的共性之所在。城市在作家眼中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时间只是被设置成某种背景，因此出现在他们笔下的城市传可能不那么完整，但人和人性的特征会更加突出。比如叶兆言就《南京传》的写作而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达过一个很有趣的看法，在他眼中：中国只有北京和南京最适合为之作传，而北京是一个类似成功者的形象，天下大同归于北京；而南京则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盛衰兴亡的地方，如果要写出整个中国的沧桑，南京甚至比北京更合适；至于西安、洛阳



▲ 《海南岛传》孔见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

等其他城市，则更合适写断代史。这样的看法或许也只有作家才会如此“奇谈”吧？

绕了半天，无非是想说明作家笔下城市传的独特性之所在，也是为本文要讨论的孔见的这部《海南岛传》做点必要的铺垫。

孔见乃地道的海南人，学历史出身，后转治哲学，长时期先后在媒介和文学两界从业，这样的经历自然使得他笔下的《海南岛传》烙下了鲜明的“孔氏印记”：时光之轴的转动从容不迫，从地理的裂变起，至1950年海南全岛解放终，最后再连缀一个充满想象与期待的“尾声”。在点式的叙述中缓缓展开作家心目中海南岛的前世今生。

辛读全传，我的一个总体印象是：这本“传”虽不能称其为“全”，但却足以堪称为一本在主观选择性支配下的精耕细作之书。人类的进化、朝代的更迭，即所谓“读史”都被孔见设置成全传的背景旋律，在前台唱大戏者则当仁不让的属于“阅人”和“品物”。

而比之于“品物”，“阅人”当是这本《海南岛传》最为出彩的部分，这部分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一类我姑且称之为“流放者”悲歌。由于海水的包围拉开了海岛与外界的距离，尤其在过去的，人们对于这座孤悬海外的岛屿充满了神秘感，这或许就是海南岛自隋以来至清之前被历代君主选为流放地的原因之一。自隋代杨广起，命运将一代又一代的忠臣、政客和文人抛到了这座孤岛之上，他们从权力中心滑落到政治边缘，从庙堂之高流放到蛮荒之地，用自己的生命年轮奏出了一支支哀婉起伏的千年流放曲。仅以唐宋两朝为例，据统计，唐一朝被流放到崖州、儋州的官员中有姓名可考者近百人，仅宰相就有韩缜、韦方质、敬晖、韦执谊和李德裕等十四人；而到了宋代，更是有大文豪苏东坡和被供奉于海口五公祠中除唐代李德裕之外的李纲、李光、赵鼎和胡铨等朝廷重臣，不仅如此，在南宋那些主张抗金以收复中原的刚烈之臣大都被逐入海南。这些流放者一旦与海岛有了联系便有了永久性的关系，在这诸多的永久关系中，孔见主要选择那些命运跌宕起伏之大者进行描摹，着力最多者当属东坡居士。于是，在孔见的笔下我们看到：大文豪被流放到海岛当然是他个人的不幸，但这种不幸却成了海南人特别是海南文人的大幸。苏东坡的落脚处成了海南读书人的聚集地、面对越来越多的求学子士，“若论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苏大文豪也慢慢地从心底接纳了这个海岛，与当地黎民百姓混居同乐。比较东坡与其他流放者的不同，孔见继续分析道：这得益于苏氏“一是以儒兼治天下，二是以道独善其身，三是以佛自渡渡也”。正是有了这“儒者的济世”“道者的独善”和“释者的慈悲与解脱”三者间的融会贯通，才有了苏东坡在海南的这种通达与随性。

另一类所阅之人则姑且以各界“贤达”

来概括。这包括母仪天下的冼夫人，纺织女神黄道婆，黎母真人白玉蟾，海南儒学双峰丘濬、海瑞，一个显赫家族的代表宋耀如，“拿一个师来也不换”的上将张云逸，琼崖纵队的冯白驹，红色娘子军，从小镇走来的将军叶佩高……这些个人物哪个单拉出来表一表都是一部传奇，而正是这众星的闪耀构成了海南这块神奇土地上绚丽的人文之光。滚滚历史大潮中浮现出的这些个弄潮儿自然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因此，他们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时代的风云与变迁透过他们的命运被展示得一览无余。如此这般，在“阅人”的同时自然也是“读史”。

而比之于“阅人”的丰满，《海南岛传》中的“品物”从数量上看自然是“单薄”了些。作为海、作为岛，一定会有许多独特且奇特的生物与植物，但这些都在这部《海南岛传》中基本都被略去。我相信，这一定是孔见的刻意为之。作为海南土生土长的原著民，那些神奇的动植物不可能不闯进他的眼帘，而且在这部城市传中，孔见也不是完全没有“品物”，除去由“阅人”中的黄道婆而带出海南的织品外，他只是刻意挑选了两种物件重笔铺陈，那就是沉香和黄花梨。选择沉香是因为“曾经一度孤悬海外的崖州，牵动朝野的不是什么要紧事物，而是一种腐朽的木质，它蕴藏的气息能改变人的呼吸，使之变得深沉、舒缓而又芬芳，成为一种销魂的享受”；选择黄花梨则是它自身所特有的近乎不朽以及硬度与韧性俱佳的品质。恕我臆断，孔见之所以在众多的物件中只是选择了沉香和黄花梨这两种“上品”，其缘由恐怕还不只如此，它们自身所具有的某种悲剧命运以及与前所提及的“阅人”那部分基调相仿恐怕更是孔见选择它们的重要缘由。

这部《海南岛传》虽特色迥异，但阅读者难免会质疑它少了这个、缺了那个，特别是全传主体到1950年海南全岛解放就基本终止，而新中国70年来那里发生的巨变则只是一掠而过，这当然是孔见的刻意为之。关于对新中国前海南岛风云中哪些入传的选择，孔见显然有自己深思熟虑后的取舍准绳；而关于新中国70年海南发生的巨变，孔见只是用了不足五千字的篇幅作为全传的“尾声”，但这个“尾声”的标题无疑是意味深长的——“从边缘到前沿”。“边缘”与“前沿”，虽只是两字之差，却有天翻地覆之别。这就是新中国70年给海南这座千年孤岛带来的巨变，而且如果说在《海南岛传》中我们读到的主旋律是“悲怆”，那么，在近70年海南上空激荡的主调则无疑是激昂与壮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主调显然不适合置于同一个空间，于是我们有理由期待孔见《海南岛传》的姊妹篇早日面世。

(作者为知名文艺评论家)